

消失了牛屎田鸡

2023年几次回故乡,从蒔秧到秋收之后,每次在田间地头巡游,我总觉得少了什么。

少了什么?
牛屎田鸡不见了。在故乡度过了四季,我一只牛屎田鸡也没见到。虽然这个季节,它应该土遁冬眠了。

不久前家里收完稻子,跟父亲闲聊,父亲也是蛮意外,说确实没看到有牛屎田鸡了。虽然弟弟说夏天还有的,但我和父亲夏天都没见过牛屎田鸡,青蛙也是极其罕见。我今年只在黄梅天时在门口的水塘里见到一只青蛙,而小蛤蟆(还不是大蛤蟆)倒是不少。夏夜我在故乡,用手机录下的一片蛙鸣,应该多是蛤蟆声,本来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蛙声,主力应该是牛屎田鸡和麻岔田鸡。很多人误以为是青蛙,其实青蛙多在水塘叫,叫声和牛屎田鸡麻岔田鸡也不同。

牛屎田鸡,是故乡对一种小型蛙的俗称,肚白,背呈褐色,因其背部色泽图形颇似牛粪,故乡口耳相传,称其为牛屎田鸡。我不知其学名,身边这方面专业人士少,只能依靠度娘检索对比,觉得像是“泽蛙”的一种。

麻岔田鸡在故乡属于大型蛙,体形仅次于成年大蛤蟆,比一般青蛙大,官方归类应该是虎纹蛙,背上有斑点条纹,故以麻岔相称,术语为虎纹图案。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青褐色,一种是暗褐色。暗褐色者颜色跟牛屎田鸡接近,长相也最为接近,但不是同品种,体形比牛屎田鸡大许多。麻岔田鸡在老家也称山鸡,河边的旱地上也多,我小时候老家食用的青蛙,其实多为麻岔田鸡。

在故乡,牛屎田鸡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数量最多的田鸡,没有之一。牛屎田鸡捕食飞虫,是一种益蛙,它们盘踞在稻田、池塘、田埂边的草丛里,一不小心,一脚都能踩死几只。过去路上常见被过往车辆行人压死的小田鸡,多是一跳一跳过路时被误杀的牛屎田鸡。过去住老房子,室内还是泥地,家里经常有牛屎田鸡。即使后来楼房浇了水泥地面,家里牛屎田鸡和小蛤蟆也常见。虽然牛屎田鸡因为体形太小,逃过了被贪吃的人类佐餐的命运,但是,牛屎田鸡还是没能逃过人类的捕杀。

牛屎田鸡曾是鸭子的最爱。我小时候,故乡农家养鸭子还是跟自己养鸡一样,但跟养鸡最大的不同,是养鸭人家的小孩,有一个重要任务,要钓田鸡喂鸭。这个钓田鸡,其实就是钓牛屎田鸡。

牛屎田鸡多,其实很容易捕捉,徒手也能抓到许多,但徒手捉田鸡,毕竟费劲低效。通常就是做个布网兜,口上逢一圈竹篾或铁丝,再在网兜口沿上接根细竹竿,长短趁手,这就做成了装成战利品田鸡的网兜。然后再找根细竹竿做钓竿,也不用长,一头系根长线,鞋底的布线或细尼龙绳都可以,连钩子都不

农家人的“铜钉碗”

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的结尾时写道:“……六斤(九斤老太的孙女——笔者按)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走来。”“铜钉碗”这名儿,当代年轻人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其实从前的农家人,铜钉碗的使用很是普遍,只是当代农家人的饭碗里这样的碗消失了,已成老一辈人久经逝去的儿时回忆。

在那长长遥遥的岁月里,星星点点鸟巢似的农村,住的都是平房或草棚,室内也都是泥质地,但无论家境怎样贫困,“讨饭也得有只碗”,所以千家万户的碗成了不可或缺或珍贵的宝物,日长世久难免会有碗落地或碰撞,只要不是“粉身碎骨”,就会拼凑好打几个铜钉修复。碗的寿命也似有定数,用了几代人的碗难免会出现裂缝,为防早天就盼着“修碗佬”进村用铜钉加固。那年月,挑“铜匠担”的人进村后,只需稍稍前后扭动一下身子,由于担子上挂有许多铜片,撞击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替代了匠人的召唤,走遍全村后就在大树下歇担“守株待兔”。也有的“修碗佬”会操此业务,他们担子上的设备有些沉,进村后总是直接在大树下歇担吆喝:“修碗补碗啦……破锅破碗拿来补哦!”不一会儿,除了闲人会围观来看热闹,更有需要的客户会围拢来与匠人讨价还价,只要比买

用。钓田鸡的工具就做好了。

田鸡有两个习性,害死了自己。一是嘴馋,草从稻田里一有动静,它们便会扑过来,吐舌吞食,它们捕捉害虫也是这样;二是,它竟然还吃自己的同类。都说虎毒不食子,但田鸡却食兄弟姐妹儿子老子,不知道是田鸡太馋或者根本看不清饵料,还是它本性就吃同类,反正,钓田鸡(包括牛屎田鸡)用的饵,其实就是牛屎田鸡的腿。先徒手扑杀一只牛屎田鸡,撕下一条腿,用钓竿上垂下的线头系紧,然后随手在田埂边的草棵上抖动,牛屎田鸡就扑上来,而且咬住了还不撒嘴;用布网兜一接,钓竿一抖动,被钓着的牛屎田鸡一松嘴,便掉进布兜里,再无逃生机会。那个时候,在稻田里钓田鸡,尤其可以食用的麻岔田鸡,也是一样的办法。

当年的牛屎田鸡真多啊。每年夏天的傍晚,我们附近每个村子都会看见小孩子(男孩居多,也有女孩),拎着布袋钓田鸡。只要一會兒功夫,就能钓许多牛屎田鸡。回到家,将牛屎田鸡扔进鸭棚喂鸭,鸭子还小时,还要将牛屎田鸡剥开喂。扔进鸭棚的牛屎田鸡几无逃生的可能,鸭子的嘴啄食是非常快捷的。

在我小的时候,养鸭人家每年都是如此,不知道一个夏天会干掉多少牛屎田鸡。直到后来,高考恢复,大多数孩子都洗脚上岸,努力读书去了,而且,故乡也出现了养鸭专业户,散养鸭子的农家也越来越少,牛屎田鸡才躲过了顽童的手、鸭子的嘴。

牛屎田鸡除了用来喂鸭子,还被用来当放黄鳝的饵料。我小时候放黄鳝,通常用一根小竹竿,系上带钩的尼龙绳(黄鳝劲大,普通布线钓田鸡可以,放黄鳝不行),钩上的饵料,其实就是牛屎田鸡的腿。将放黄鳝的钩子插在有水的稻田里,或者排水沟里,第二天一早,收钩,多会有收获。对于黄鳝来说,牛屎田鸡的腿也是美味。

但是,即使面临顽童的无情钓杀、鸭嘴的凶狠、黄鳝的扑食,每年惊蛰之后,牛屎田鸡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冬眠中醒来,如约而至,而且数量依然庞大。这么顽强的生命力繁殖力,实属罕见。

自我上大学客寓北京之后,因为俗务忙碌,多在春节回故乡,那时牛屎田鸡正在冬眠,自然不知道地里世界的变化。这些年淡出职场,一年四季都有时间回到故乡,也得以重新去观察地里世界的新变化,最震惊的发现,除了萤火虫不见了之外,就是连牛屎田鸡也不见了。至少,今年春末、酷暑、中秋和初冬,我在自家的稻田里池塘边,连一只牛屎田鸡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自家院子里了。这几年倒是每年都能在自家院里见到小蛤蟆。

我和父亲交流,见多识广的父亲认为,大概还是因为农药用多了,牛屎田鸡绝迹了,至少在我家附近。我也认同父亲的判断。

牛屎田鸡这么庞大的群体消失在它们世代生活的世界,很少被人留意到。只有我,在自己的身生之地也将不保的时候,才会像猫哭老鼠一样,凭吊它们的消失。毕竟,我小时候,也曾是牛屎田鸡的大杀手。

只新货划算得多,交易总是成功居多。这类匠人有着纯然的技艺,测量铜钉两脚位置丝毫不差,用器具在碗上钻孔十分娴熟,铜钉穿孔后用微锤“敲钉转脚”颇见功底,末了再在碗的内外铜钉处抹上油灰状专用物,交给客户时朴拙地调侃一句:“拿回去用,保管滴水不漏,下次见到我莫忘说一声谢谢!”

从前的农家人,常用一些粗瓷胎质的“江北碗”,这种碗破了也只能心里“格登”一下无奈丢弃,只有碗口画有一细一粗两道蓝边的“海碗”,且两碗碰撞能发出脆生生的金属声,破了才舍得吃铜钉。不过此类碗使用时有个俗成的规矩,比如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或要供饭的匠人,此碗应避开盛菜盛饭。再如谁家裹了馄饨或新开瓮了咸菜萝卜干之类,喜欢左邻右舍送一碗以表情意,如果用的是铜钉碗便会有“装穷相”之嫌。也有较殷实的人家备有一些白润光滑、胎质薄透的青花小瓷碗,画有远黛近柳的山水、婀娜多姿的仕女之类的“金边碗”,也只舍得在逢年过节或贵客上门时在饭桌上亮相。

岁月漫漫,时代变更。如今家庭和饭店的用碗已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煮熟的白米饭盛进碗里粒粒显得美如珍珠,端上桌的菜着香气四溢。此刻回想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铜钉碗”,成了农家人从前日子里抹不去的印记!

脉脉此情难诉



当年的课堂照(握笔的为笔者)。

一程又一程,竹杖芒鞋轻胜马。一春又一春,一蓑烟雨任平生。有一种情深冲不淡,那是师生一场;有一种情真挥不散,那是手足同窗;有一种情结剪不断,那是母校二中;有一种情怀理不乱,那是青春过往。

蕴玉而辉 怀珠而媚

从豆蔻、弱冠的相遇,而立、不惑的相聚,到知天命时的相叙,再到未来的相续。

不论岁月更替,不论相隔千里。总有一种记忆,驻留在心灵的最深处,虽不常联系,时刻被想起。

母校二中,历经百年沧桑,致力百年树人,明年即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母校的老师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阀门,因为,大脑内存里,关于她的记忆点实在是太太太多了。大脑内的鼠标,一下点开了我当年的六位任课老师,直接上画面:一丝不苟的发型,一口纯正的发音,一袭板正的皮风衣,一副国际范的英伦绅士风,这是我的英语老师——姜建国。

跃跃欲试的青蛙,色彩炫酷的手环,这些栩栩如生、精妙绝伦的塑像手作,出自我的历史老师——刘中元之手。历史与艺术在此碰撞,仿佛告诉我们,历史,是可以被玩成艺术的。这次毕业35周年聚会,远在上海的刘老师因为患阿尔兹海默症,没有到场,但他依然记得母校,发来了祝福大家的视频。可见,历史也是可以选择性遗忘的。

用证明韦达定理和徒手画圆的双手,在钢琴黑白琴键上轻松敲奏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用演奏中的1、2、3、4、5、6、7,教我们吟唱出旋律中的1、2、3、4、5、6、7,大家不会相信,这是我的跨界数学老师——周国林。

教导我们做人严谨,做事规矩,是我的政治老师——唐益安。直到现在,我还在尝试,用真理寻找真理,用理论证明理论。

我的SUV从来没真正越越野,这要怪罪于我的地理老师——李永达。他的邮票世界让我知道了世界之大,我想走也走不完,外面世界那么多江河湖海、沟壑险滩、奇峰峻岭、深山老林,想到手机上的导航,天气预报,经常要用李老师教给我的地理知识去补充、修正,我的自驾体验,只能局限在了城市拥堵的道路上。

稍微年轻我们几岁,亦师亦友的班主任老师——董小勤,经常深入学生家庭,了解学生动态,和我们促膝谈心,掌握学生心理,他既是灵魂的工程师,也是心灵的按摩师,考好考砸都与我们同悲共、共冷暖。记得董老师在全市《如何做好高中班主任》的演讲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还记得师母是业界领导,估计是在和师母探讨后,董老师专门针对我们这一群少男少女,讲解了早恋危害一二三四五(具体内容不能记全),这直接影响到我恋爱经验的积累,不会表白也不会接受表白,反正,吓得我把我的首恋(同时也是我的首婚)推迟到了二十五周岁,正好踏在单身的晚婚规定节点上,现在想来,可能白白浪费了好好青春。

至今,我有一份糊涂账单,没有清理偿还。

洗衣机又称搓衣板。一天,我发现老伴在洗衣机旁的水池边,将每件衣服的衣领袖口涂上肥皂后用手搓洗。“为什么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洗?”老伴说:“洗衣机虽省力,但衣领袖口经常洗不干净,我这样洗的衣服每一处都干净。如果现在有一块搓衣板,那就更好了,省时、省力,又不伤手。”老伴的话我默默地记在心中。一次,我到农村同事家吃喜酒,看时间尚早,便到集贸市场逛逛庙会。突然,发现有一个摊位有搓衣板卖,就挑选了一块。吃完喜酒,我喜滋滋地夹着搓衣板坐公交转地铁,一路招摇过市引来不少目光,不时有人问:“这搓衣板在什么地方买的呀?”我不厌其烦地重复回答了好几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搓衣板



当年的任课老师:右起历史老师刘中元、语文老师董小勤、政治老师唐益安、数学老师周国林、英语老师姜建国、地理老师李永达、体育老师姜春芳。



高三毕业照。

卜同学:几块橡皮擦(怪她总带那么多)。

庄同学:一把圆珠笔(就不能买好一点的,写写写不出字了)。

杨同学(女):几次道歉(交流态度不文明,交流用词不卫生)。

戴班长:数次感谢(包庇我不做作业,上课乱插嘴,自习课溜出去打羽毛球)。

史同学:每周都要请我三两块大蛋糕。有时我也会节制性、象征性地拒绝一次,尽管如此,现在听到蛋糕就反胃。

其他同学:十来本书、打烂的羽毛球拍、踢丢的足球,搞砸的心情……

毕业后的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和35周年的几次聚会,看到当年摄入营养成分基本相同的我们,开始出现分化,有的明显缺乏身材管理,体型是以前的加大版;有的估计是工作辛劳,发如雪;有的看来日常生活轻松,皮肤白里透红。我想,这也许和同学们的工作有关。他们有的在财税系统,为国把钱;有的在金融行业,为民营理财;有的在纪检岗位,扶正祛邪;有的和我的恩师一样,奉献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更有的和我一样,下海摸鱼。这几次聚会,众位同学忙前忙后,他们只是让我打打下手,做做边角的辅助。卜同学的发动、赵同学的推进、杨同学的调度、姜同学的主持,硬是让我们这群中年男女抛却繁忙卸下沧桑,寒暄间不自觉地痴痴笑成了当年少男少女的模样。

1988年的高考第一天,恰逢创历史的39℃高温天气,当时的考场市二十四中没有吊扇,更没有空调,学校联系了一卡车大冰块,所有男同学轮流大冰,分发毛

巾。虽然物理上没能降下几度,心理上却是透心凉,我们也都从此开启了各自人生的“破冰”之旅。

许我偏爱 拥我入怀

由于户籍所在地原因,自认为学力充沛、学业扎实的我,在市二十三中参加中考后无法填报省中、市一中和北郊,我母亲焦急地找到了母校时任教导主任的赵从云老师和我后来的班主任董小勤老师,是母校及时接纳了我。我当时却心有不甘、略有抵触,认为母校只是一所普通高中,没想到却是我人生中最美最刻骨铭心的选择,因为我所遇皆良人,所遇皆良师。

1988年,我的母校确实只是一所发展中的学校,但我的各科任课老师却是教学大咖,不仅浸淫教学多年,功底积淀深厚,而且教学氛围宽松幽默、教学风格各具特色,有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有的于无色处见繁花,有的于平淡处见波澜,有的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我们毕业后,李老到市政协当副秘书长、姜老师到钟楼区当副区长、董老师在五中校长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当时的校领导(后来部分成为了市领导)也是高瞻远瞩,邀请并组织了多次四校联考和模拟考。四校分别是母校、市一中、北郊中学和无锡的一所高中(具体记不太清了),其余三校皆是当时的重点中学。这使我们有与发达学校的高手过招的机会,也让我们全班创下了当年高考文科本科录取率全常州市第一的佳绩。因为还没有后来的扩招,全市当年本科录取只有500余人,其中文科120名,理科

380名左右,1988年全市文科本科以上录取比1987年的100名多出20名,就算是我班贡献的。我班当年实际录取人数21名,超越了当时的省中、市一中和北郊,全班南京大学就录取了两名(其中包括笔者)。随后几年,母校被评为省重点中学和四星高中,也算是实至名归。

醉眠芳草 枕碎琼瑶

遥想我当年躺在操场中间的草坪上(实际上是草丛),仰望晴空,编织着我不是梦的未来。

说到操场,我想到了我的体育老师严克新,虽然他不是我主课老师,但母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是那么的通达暖心,令人无法忘却。因为缺乏锻炼抑或是偷懒作祟,1000米体能测评我经常无法达标,有时不得不在气喘吁吁中躲进沙坑边的器械房角少跑一圈。严老师看到后没有扬之于众,更没有怒斥于言,而是问了我具体情况,温婉提醒我良好的体质也是学习的基础。后来我晨晚慢跑,顺利达标,锻炼习惯保持至今。

当年由于不善时间管理,作息时间失调,有时急赶慢赶到校也是迟到,经过学校门卫,感觉非常难为情,在校门口跳下破自行车推行的时候,远处传来的朗朗早读声,吓得我总是深埋着头。这时门卫大爷却总是热情和我打招呼,还问我早饭吃了没有,提醒我不吃早饭会低血糖。

聚散两依依,梦里寻她的记忆,不只是与我的同学们说笑、打闹、闹闹、蹦蹦跳跳。我的记忆,是每一位老师的付出,每一位母校员工的关爱,是母校的脐带相连,别后的日思夜念。

那时,洗衣板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日用品。除了洗衣外,它还可以用来搓玉米,或当搁板,还可以用来做糊鞋料的底板,有时还用来搓脚养生。

洗衣板

洗衣服很普遍。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清清的河水不停流淌。每天早晨或傍晚,那些妇女们便背着装满衣服的竹筐,提着木制的搓衣板,三三两两来到小河边各就各位。

我帮母亲把一盆衣服端到河边就位后,母亲就开始在洗衣板上把每件衣服特别是衣领袖口打上肥皂,然后,在洗衣板上上来回揉搓,最后在河水里漂洗几次,拎起挤干,再抖一抖,对着阳光上下看看,直到每件衣服透亮干净。有时,把打上肥皂

的衣服、被子等浸了水后,放在石板上,用捶衣棒来回反复捶击,捶完、挤干,再到河水里甩甩,拎起再捶,洗好后,把湿衣服一件件摊在草地上或石板上晾晒。没有农事的时候,有人就坐在树下歇着,聊天晒太阳,看上去她们特别快乐。

后来读到李白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又读到冯延巳的词:月东出,雁南飞,谁家夜捣衣。我才明白捶衣棒比搓衣板历史更古老,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洗衣工具,在诗人笔下颇有意境。